


河 流 伦 理 丛 书


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编写 侯全亮 主编

河流生命论

HELIU SHENGMING LUN

叶 平 著



 黄河水利出版社

河 流 伦 理 丛 书

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编写 侯全亮 主编

河流生命论

叶 平 著

黄河水利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系列研究课题之一，内容包括河流的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两部分。第一章至第五章论述河流的自然生命，包括河流自然生命概念的确证、河流自然生命之水、河流自然生命的脉动、维持河流自然生命的健康、河流自然生命的意义；第六章至第八章论述河流的文化生命，包括河流文化生命的概念及其本质、河流文化生命发展的社会规律、河流文化生命的意义。可供河流伦理研究工作者、环境保护宣传工作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及广大社会读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流生命论/叶平著. —郑州: 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7.9

(河流伦理丛书/侯全亮主编)

ISBN 978-7-80734-294-6

I. 河… II. 叶… III. 河流-生态伦理学-研究 IV. P3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07) 第 150065 号

出版社: 黄河水利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 11 号 邮政编码: 450003

发行单位: 黄河水利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371-66026940

传真: 0371-66022620

E-mail: hhslebs@126.com

承印单位: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266 千字

印数: 1—5 000

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34-294-6/P · 77

定价: 28.00 元

序一

河流是人类及众多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哺育人类历史文明的摇篮。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人类对河流无节制地开发利用，加之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当今全世界范围内许多河流都面临生存危机。作为世界上最为复杂难治的河流，黄河的生存危机尤为突出。流域经济社会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一再突破黄河生命的底线，人与河争水、与水争地的局面越来越严峻，由此带来的水资源紧缺、河槽萎缩、河道断流、生态恶化、水污染加剧等一系列问题，又反过来严重制约着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期如何重新审视人类与河流的关系，怎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2004年新年伊始，黄河水利委员会

正式提出了“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新理念，并开始着手研究构建相应的治河体系。这不仅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重大命题，而且也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个重大命题。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在开发利用河流的同时，只有顺应自然规律，关爱河流，尊重河流，保护河流，流域经济社会才能持续发展，民族文化才能永续延伸。因此，黄河水利委员会决定，把重塑人与河流关系的问题上升到伦理的层面来认识，并将其作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理论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通过河流伦理的构建，让全社会从伦理道德上认识到人与河流和谐相处的重大意义，并将其渗透到人类繁衍和成长的过程中，从而唤起更多的人自觉和积极地投身到“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行动之中。

河流伦理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涉及面广、跨度大，具有学科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特点。无论是水利界，还是对人文、社科界来讲，它都是一门全新的课题。为此，黄河水利委员会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从事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对这一全新的课题展开了研究。为了夯实理论基础，该课题又分为7个子课题，从不同的方面来论证人与河流的伦理关系。经过专家学者们两年多艰辛的探索，形成了这套《河流伦理》丛书。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揭示当前中外河流暴发的空前危机，将人及其他有机体的生命概念引入河流，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多维视角，研究河流生命的内涵、权利、价值、河流伦理原则、河流立法依据、河流健康生命的维持等，从而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拓展到人与河流的关系中，为实现人与河流和谐相处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实践证明，在学科的接壤处，恰恰是新学科的生长点。我相信，通过对河流伦理体系的研究和构建，一是可以提高人们对于河流生命的科学认识水准，把握人与河流和谐相

处的规律,规范人类自身的社会行为;二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可以对河流生命理念进行培育和弘扬,从而在治河实践中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三是能够改善调控管理,将人与河流的关系,从以往改造、征服的关系转为和谐相处、共存共生的关系。

当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河流伦理的研究非常具有挑战性。到目前为止,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到河流(山川)等自然存在,中西方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都还存在很大争议,并且常常受到来自传统意识形态的质疑。对于这门全新的边缘学科,我们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要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还需要不断地去探索、去实践。

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



2007年8月

序二

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也不管人类觉得幸运,还是感到悲哀,至少在如今的地球上,没有人力干预的、纯粹自然的领域再也找不到了;从大气到地心,从高山峻岭到汪洋大海,一切都刻上了人类的痕迹,打上了社会的烙印。人与河流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我们之间的命运早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的生命离不开河流,而河流不但有自然生命,还有社会生命,甚至文化生命。研究和对待河流,不但要研究其自然层面,还要研究其人文层面,更必须研究二者之间交叉的层面。

面对着自然河流与社会文化河流之间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是人类对于自然总是处在积极主动的一方、影响

力越来越强的这种形势,我们发现,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河流;甚至可以说,人们用什么思想和态度来对待河流,河流就会出现什么样子:

蛮荒时代的人,毫无力量,只能迷信天神和命运,匍匐在自然的威力下,于是出现了“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景象,这是狂放恣肆、任意纵横的河流。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特别是近代以来,人的力量强大了,开始利用和改造河流,但是,人们也往往为了自己的眼前和局部利益,一刻不停地干扰她,甚至有意无意地破坏她,特别是由于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的束缚,河流往往被某些人当成私人的财产,随意利用和挥霍,甚至被毁坏和戕害。这些毁坏和戕害,有些是间接的,例如通过砍伐森林、排污升温、影响气候以破坏河流等;有些干脆就是直接地伤害和摧残河流,使之遭受种种创伤。包括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早已不复往日的面貌,如今已是伤痕累累,水资源紧缺,河槽萎缩,河道断流,生态恶化,水污染加剧……她再也经受不住折腾了。

实践一再证明,只有能够掌握和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又有科学头脑的人,只有能够以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为指导善待河流的人,才能使人和河流真正融洽地结合成一个亲密的共同体,才能维持河流的健康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历史命运,为黄河的治理创造了基本条件,但是,正确处理人与河流的关系,以科学的态度治理好黄河,却又是一个更困难、更艰巨的工作。进入新世纪以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黄河的实践,吸取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超脱以往“就黄河论黄河”和“就水利论水利”的狭隘眼界,以更加全面系统的观点来对待黄河。在他们眼里,黄河不但是自然的,而且是社会的历史的,是文化的,是一条系统完整的生命。他们深刻地提出,要以维持黄河的健康生命

为己任,当好河流的代言人。为此,不但要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研究黄河,还要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研究黄河,把重塑人与河流关系的问题上升到伦理的层面来认识,以唤起人们自我警醒意识,珍惜河流、善待河流,自觉维护人水和谐,从而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理念奠定坚实的人文和社会基础。这一思路和做法,赢得了全国有关专家的高度重视和赞赏,他们纷纷参加进来,从各个角度开展对于河流伦理的深入研究,不但包括地质地理、天文水利,而且将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文化学、法学、艺术学等等学科也纳纳进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多学科相结合的,纵横交错、立体交叉的宏阔研究局面。

应该说,是日益严重的河流生命危机催生了“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新理念,进而又进一步催生了河流伦理。这是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现代化进程中一场观念上的革命。

正当以黄河水利委员会为核心的一批专家学者们思索研究维持河流的健康生命时,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不啻是一场及时的春雨,一轮清晨的红日。这一理论,说出了大家想说却又说不出的话,而且更加深刻全面,“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里的每句话、每个字,对于维持河流的健康生命来说,都是多么重要啊!我们这些关心和研究河流伦理的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们,在继续认真地学习了科学发展观之后,指导方向更加明确,信心和勇气更加充足。我们更加自觉地认识到,维持河流的健康生命将是我们的终身使命,河流伦理将是我们的长远研究课题,而科学发展观更是维持河流健康生命的根本、河流伦理的支柱,是我们从事河流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的一面永恒旗帜。这里收集的,就是大家在学习和运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一些成果和体会。我相信,这不过是一个开始,也可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今后大家还会做下去,而且越做越好。

水是生命之源,每当我们唱起“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时候,立即就会想起我们的长江、黄河,想起许许多多生育养育我们的河流,她们是我们人类的母亲,至今还在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我们成长。然而,她们如今的身体还好吗,还在健康地生存发展吗?这是我们每个河流的儿女们经常魂牵梦萦的事。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研究河流伦理,尊重自然规律,善待每一条母亲河,让她永远健康地生活下去,这是我们的神圣义务。

中国伦理学会会长

陈瑞

2007年8月

前言

河流生命概念的提出和论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人类在新世纪提高环境意识和确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所必经的阶段和重要举措。

当我们跨入21世纪的时候，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以及不断高涨的群众生态环境意识和环境保护运动，考察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对待河流的基本信仰、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方面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折射在人类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水利资源利用方式上发生的一系列生态转向，包括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在人与河流关系方面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都预示着今天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河流观念的革命，这场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发生

的环境革命的延伸,也是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峰会”确定的《21世纪议程》中人与河流关系的深广发展,必将开辟人类对河流认识的新纪元,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历史上的农业革命,是自发地利用水资源,并通过良种的选育和栽培技术的革新,为人类解决了生存问题,却没有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是通过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正反馈效应,为人类解决了社会经济增长问题,却激化了人与河流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酿成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今天的环境革命,将通过提出并确证一系列新概念,包括河流生命的概念,重新调整人与河流、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由此导致社会、经济 and 环境的重新定位和调控,试图解决人类生存的合理性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式问题。所以,河流生命概念顺应了环境革命发展的时代主题。

(1)顺应了人类生死观的转变。威胁人类生存的阴影,已经不是20世纪上半叶袭来的核战争,而是铺天盖地日益迫近的全球生态危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也已经不是所谓“战争与革命”,而是伴随着“和平与发展”共生的“环境与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在成为人类在新世纪走向未来的共识。河流生命是一个新概念,是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调控河流这个“限制因子”提出来的新创意。

(2)顺应了群众运动观的转变。历史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展开的重大的群众运动,往往是由政治或经济问题引发的,而进入20世纪最后的25年,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扩展,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阶级斗争从“主角”的位置渐隐消散。可以预言,21世纪的重大群众运动主要表现为公众参与运动,可能主要是以生态环境问题为导火线,因为,在21世纪,生态环境问题无论在频率、规模,还是对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影响方面,

都会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种群众性的环境运动,成为辅助政府或集团对自然关系上的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是新时代群众运动的典型特征。由此看来,河流生命概念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它也直接联系着实践层面,成为正在兴起的一场“河流生命运动”,尤其是我国黄河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民族象征,更会使之成为保护母亲河、保护母亲河的生命生生不息的强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行动。

(3)顺应了科学技术观的转变。科学技术的主导学科群,由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物理学科群转向生物学科群和信息技术学科群,生物生态和人类生态、网络技术与信息安全、遗传工程和克隆技术、人类基因组信息控制技术和大尺度地球数字信息系统,以及河流与地质动态信息监控技术等领域,成为21世纪科学技术的带头学科领域。一方面,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地增强,另一方面,由此而引发的显在或潜在的负面效应和风险也空前地增长。从而,加速带动整个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整合。河流生命概念,将生长出河流生命学,包括河流生命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章节。河流生命学是一个新学科,适应时代对学科发展方向的要求——不仅建设那些改造自然的学科,而且要求发展那些建设自然的学科,促进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整合,推动科学技术观念的生态转向。

(4)顺应了时代哲学的转变。支配人类精神生活的哲学,以往主要关注人际形而上的研究,但在接近20世纪末的25年间,生态危机迫使人类生态意识日益加强,哲学的主流在关注人和社会关系的同时,开始急剧地转向生态问题,人类日常生活生态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领域,成为21世纪哲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河流生命概念适应时代精神发展的方向,激发新的思维,有助于推进“哲学走向荒野”的进程,值得开发和展开广泛的研究。

(5)顺应了文化观的转变。影响人类行为的信念、态度

和伦理规范,以往主要局限于地域性的、民族性的、阶级性的和国家性的方面,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and 生态问题的全球性特征,以及“只有一个地球”的生态事实,要求确立起全人类利益观念,改变那种传统分立的文化,走向整合的文化。河流生命概念,倡导“像河流那样思考”,有助于形成“全人类整体利益”、“地球意识”,推动文化观念由个体论向整体论的变革。

21世纪是人类生态大调整的世纪。河流生命概念的提出就是调整人与河流关系的重要手段,其终极目的,不仅仅是追究对河流的利用方式,利用的合理不合理,更重要的是要确立一门河流生命学及其研究的社会建制,使河流生命学的理论研究、宣传教育和直接行动三位一体,并自觉地内化为一种人与河流关系的伦理,提升为对河流生命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推进人与河流相互依存意识和信念的养成。

河流生命是调节人与河流关系的一个新概念,包括河流的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河流自然生命的定位和界定不是基于传统的生物学意义,而是依据生物圈的活性以及生态系统有机体的整合特征和不可分割的属性。河流自然生命的根和本是水,命脉是流动,发展是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河流自然生命的特征表现为:源发自然性与建构自然性的统一、多样性与整体性的统一、稳定性与波动性的统一、内在目的性与外在工具性的统一。其本质是对河流认识上的观念革命,是恢复河流有机整体性,也是对河流自然生命的伦理提升。

河流自然生命分为天然河流自然生命、复合河流自然生命和人工河流自然生命,其中复合河流自然生命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复合河流生态系统是由河流的源头生态系统、河道生态系统、河岸工程系统、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和河口生态系统构成,要保持复合河流自然生命的健康发展,就要认识到这些结构组分整体性、作用的有限性、涨落的稳定性

以及其相互作用结果的时滞性。

河流自然生命有其健康的存在方式，以此作为洞察地球生态世界的框架，具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对地球的生命本源的意义和建构生态多样性的意义；二是对促进人类价值观转变、确立河流与人类相互依存的价值观的意义；三是对确立人与河流正当关系、扩展权利的范围的意义。

河流文化生命作为河流生命的一种形式，是客体见诸于主体，并形成主—客体统一的辩证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其特点不是源于科学的理性分析和深刻的自然科学逻辑，而是根植于文化的进化，文明的发展，以及非理性的认识和语义学分析。具有象征性、民族性和文明的感召性。

河流文化生命是指河流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源和对象，积极地启示、影响和塑造人类精神生活、文化历史和文明类型的能力。河流文化生命是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它通过知、情、意、行四种机制产生，其表现形式主要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民俗民风之中。河流文化生命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其本质表现为确立河流母亲的信仰。

河流文化生命发展的社会规律主要表现为：河流文化生命孕育人类早期文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积淀河流文化生命。河流文化生命扩展了社会调控的范围，促进社会政治变革、经济变革和文化变革。

河流文化生命的本体论意义，既呈现在卡尔·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体系之中，属于第二和第三世界，又蕴含在实存与意识的统一过程中。河流文化生命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鉴史价值、审美价值、消遣价值、宗教价值、伦理学价值和哲学价值。河流文化生命的方法论意义，是倡导基于河流自然生命与河流文化生命相统一的原则、河流自然生命的整体性与河流文化生命的可持续性相统一的原则、对河流自然生命价值开发的合理性与河流文化生命的多样性相统一的原则，来认识、开发、改造、建设和恢复河流生命实体。

河流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关系，归根结底属于物质和精神、客观与主观、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河流自然生命作为人类精神生活和意识的对象，是河流文化生命的本体基础。它影响着人类历史和文明产生，是河流文化生命存在和不断丰富的前提。河流的文化生命是河流自然生命的延续，人类以其特有的方式记载并融入人类的历史与文明。河流的文化生命与自然生命相互依存，成为人类独立的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河流文化超越了自然河流本身的局限，其文化生命的内涵，也将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认识能力的不断增强，展示越来越丰富多彩的内容。

河流生命概念的提出直接来源于黄河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黄河水少沙多的特点，使黄河成为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治理的一条河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流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黄河连年发生断流，不仅给那些依靠黄河生存的人民带来灾难，而且还直接造成湿地锐减，影响和威胁野生生物的生存。因此，黄河断流问题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关注。

对黄河进行全流域统一管理，包括制定水资源统一管理和水量统一调度办法，辅之以行政手段、工程手段、法律手段、科技手段和经济手段，确实是必要的，但是还不够，还要确立哲学和伦理学手段。即还必须有一个河流观念的根本转变并内化为统一行动的指南。

提出河流生命的概念，不仅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适应了21世纪人类从“征服”自然转向协调自然的客观需要，也反应了我国河流决策者在思想理论上的两个转变：一是从眼前利益转变到长远利益；二是从单纯强调人类利益转向人与自然协调的地球生态整体系统的利益。这也表明我国水利工程实践已经走到理论的前面，向理论界特别是环境伦理学学术界提出了研究的课题。这是我国第一次由自然科学家发起，主动与人文社会科学界共同探索新兴交叉

学科的有意义的尝试。

河流生命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探索并发现既“益于人类生存”又“促进河流生态平衡”的人与河流的协同进化关系,唤醒人们对维持河流健康生命所需的基本水量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对那些潜在着的易被人们忽视的河流之源的湿地、草原、森林和其他生态环境的关注,使人们懂得要保持河流生命健康,就必须保护好河流生命生态系统及其源流的生态环境。

河流生命的研究,要彻底改变以往那种把河流仅仅视为水利,仅仅看做对人有利的资源,忽视或不顾水是地球生命之根,割裂水与其他生物唇齿相依关系的传统河流资源观。传统河流资源观,究其原因是由于目光短浅造成的。就如同美国生态伦理学之父利奥波德比喻的那样:“如果置身于人体内,仅仅观察到一立方厘米的肉体,那么,整个人体及其存在都是无法知晓的。”这种认识上的目光短浅,似乎是与人认识无生命自然界里的现象非常类似的。要改变这种认识,利奥波德用“像山那样思考”的隐喻,以突出机能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山上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相互关联、相互依存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实质。我们研究河流生命,要借鉴利奥波德的隐喻,“像河流那样思考”,确立河流之水的生命世界观。

(1)地球之水是不断流动着的有机体。人类的活动正在影响和干预地球之水的变化规律,特别是淡水河已经达到被破坏的临界水平。如我国的黄河、长江、黑龙江、松花江等。

(2)地球之水是有目的性的,这无论从现代控制论还是从地球生态系统本身的自组织特性都可以得到证明。其中水中的生物具有内在目的性。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人类的目的与水之目的结合起来纳入人类决策考虑,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